

聆听楚韵的回响

——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全纪实

初春的淮南，微风裹着油菜花香掠过江淮平原，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经过4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后，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穿过长长的墓道，这座规模宏大的九室楚墓，四周由夯土垒成的台阶以“回”字形层层内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内。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王陵，这里出土了迄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等1万多件（组）文物，八百年楚国的面貌愈显清晰。

这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大墓，墓主身份锁定为战国时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六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武王墩一号墓名列其中。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交融与文化碰撞不断发生。我国科技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激励着后人不断向文明深处探源，汲取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剥开“时间胶囊” 历史真相日渐清晰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41年，在战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中，楚考烈王担任纵长，失败后为避强秦，楚考烈王将国都迁往寿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镇。约19年后，楚国灭亡，在寿春留下王国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着百余人的考古队来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远处的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结构和陵园范围后，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初到这里，一群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都被面前这座高约16米、底径达130米的超大型墓冢所震撼，激动之余，压力也沉甸甸地落在他们肩上。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此前发掘经验几乎为零。”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官希成表示，尽管开始已经制定了详细发掘计划，但天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部分漆器（拼版照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气、土质和工具匹配等原因还是造成了不少困难。

经过4年多发掘，武王墩的真相日渐清晰。

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淮南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武王墩一号墓的等级和结构——这是一座拥有九间墓室并有多重棺椁，且结构完整的楚国王级墓葬，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构筑墓室的木材上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的楚国墨书文字。

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官希成表示，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属首次发现。书写于木椁上的墨书文字则记载了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椁室功能区等内容，犹如整个墓葬的“说明书”，如北一室西墙最下层墙板上“南乐府、西、味、一”分别对应着“分室名称、所在方位、木材性质和编号”。

约一个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更多关键证据浮出水面，在多个青铜器的铭文中发现楚王名字信息——“楚王龁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亦有作“完”）。在一号墓东一室还发现了一大铜鼎，其口径尺寸超过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楚大鼎（铸客大鼎），成为迄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

器以藏礼，除了大铜鼎之外，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的礼器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八簋八壶”的器用组合被视为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器组合。

2025年1月，安徽省文物局发布消息，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综合分析，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战国时期楚考烈王。

至此，武王墩一号墓的结构和内容已基本清晰，共计出土文物1万多件（组），除了礼器之外，出土文物还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

器，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龟甲）。此外，在青铜器和漆木器中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已鉴定出的动物遗存种类达17种，植物遗存则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类共13种。

科技作支撑 让物件“保持”生命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考古工作绝非仅仅是“挖宝”，重大考古发现往往更加考验着考古人的智慧和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机械的前提下，如何将可以装满30多个标准泳池的约7万立方米封土移走？

考古队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们用各类铲子、锄头，分探方一点点掘进，像愚公一样，挖了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阶段，进度就更慢了，每一铲子下落，都有可能

触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过程中四周开始出现夯土垒成的台阶，一共21级，一级60厘米左右，一圈台阶就得挖一个礼拜。”武王墩考古队队长柴政良说。

“我们采用类似‘CT’的高密度电阻率法来探测土下的情况。”柴政良解释道，地下介质导电性各不相同，他们收集不同地层的电阻率，从而判断土下的情况，确保挖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面对刚出土的脆弱文物，如何做好保护成了另一大难题。

“打开椁室后，椁室内充满水，常年浸泡在水中的文物，处于饱水状态，出土后亟须保护处理。”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负责人张治国自项目之始，便牵头制定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低氧灭菌室内，发掘出漆木器等文物被安排在一间充满氮气的房间，“这里就是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过模拟原始埋藏环境，避免文物受损。”武王墩考古队队长柴政良说。

此外，张治国表示，科技考古手段还应用于墓葬考古测年、墨书红外识别、人骨DNA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专家们在对人骨DNA进行分析比对后，推断墓主为男性，死亡年龄在50岁及以上，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死亡时年龄在50岁以上；从线粒体基因组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方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的记录。

在多方支持下，现场建成了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标本库房等在内的近2万平方米配套场所。官希成表示，希望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多领域专家团队的共同协作，运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为后续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撑。

相隔两千多年 还能“读”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站在发掘现场，绵延了2000多年的“风沙”迎面而来，黄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缓缓苏醒。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表示，考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护和传承，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王陵，武王墩一号墓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墓主所生活的时代，又处于强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前夜，对研究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历史也离不开考古学。柴政良说，对于楚国八百年历程，很多细节和故事都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比如关于楚考烈王的记载，只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文字，而已出土的文物则提供了许多细节，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发掘过程中，柴政良意外发现，在个别文物的漆面上残留了当时制作工匠遗留的指纹，“这些指纹就好像凝固的时间胶囊，一经打开，便感到我们在和古人对话。”

官希成说，需要了解如何从蛮荒走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就来自这些真实久远的历史。绵延千年的文明传承，远不止是史书上的记载。

历史宛在眼前，文明曙光日新。考古人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考古工作所承载的，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新华社合肥3月19日电）

马家窑文化聚落：

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黄土高原的晨曦中，九龙山温柔环抱着这片土地，洮河水蜿蜒而去，如同一条缠绕的玉带。寺洼遗址在这里静静沉睡了约5000年，直到一场考古的探寻，撬开了时间的缝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我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绝美篇章——马家窑文化的诸多秘密，在一铲一刃之间，被缓缓揭开。

聚落初现

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十年前初到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的寺洼遗址调查时，正值春日。

在考古队到来之前，那些橙黄色、绘着纹饰的陶罐夹杂在泥土之中，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早已习惯了不时从泥土中翻出陶片或陶罐，他们管这些从地里翻出的罐子叫“商罐”。对这些从地底冒出的东西，人们心存忌惮，觉得是先人遗留的旧物，有些人干脆一锄头砸下去，把陶罐砸得粉碎，让它重新归于尘土。

碎裂的陶片就这么四散飞溅，布满了黄土。直到考古队的到来，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开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家们俯身拾起，用指尖摩挲着这些残缺的纹理，眼中闪烁着探寻的光芒。

郭志委当时根本没想到，寻觅多年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就藏在寺洼遗址这片黄土之下，且其规模之大和内涵丰富程度目前无出其右，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由此而解。

马家窑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世界。在很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彩陶（片）的数量惊人，常常高达数万片。学界最早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的马家窑遗址，他把相关遗存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经过研

究，认定这类遗存具有区别于仰韶文化的独特性，提出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发现百年来，相关遗址不断被发现，仅甘青地区经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就达20余处。然而，百年考古工作如此浩繁，考古学家勾勒出马家窑文化大致的时空框架已属不易，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等仍有诸多谜团。

“寺洼遗址的发现超乎想象，我们由此可以触碰马家窑文化更深层次的社会面貌了。”郭志委说。

经过2018年至2024年的7次考古发掘，千年尘封的马家窑文化聚落缓缓浮现。总占地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聚落由三重“围壕”环绕，内部房址密布，灰坑、陶窑、墓葬交错。令人讶异的是，三重平行分布的“围壕”每条宽达9至11米，内、外壕深约3至4米，且并非传统的圆形或不规则形，而是规整的长方形形制，与后世城墙“拐角”结构十分相似。

仿佛在5000年前，黄河支流洮河两岸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构筑早期城市的雏形。他们精心规划、计算，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调起大量人力物力，在背山面水的土地上修建起自己的“家园”。伴随着袅袅炊烟，炉火升温，马家窑人在此种植渔猎、烧陶绘彩。

考古专家认为，寺洼遗址发现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彩陶新篇

如果说寺洼遗址发现的聚落是马家窑社会的肌理，那么彩陶则可能是它的灵魂。黑色的线条在红陶

之上蜿蜒交错，仿佛风在天地间回旋，亦似流水在山谷间低吟，牵引着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思索。

然而，马家窑人的艺术创造力似乎远不止于此。寺洼遗址新出土的众多陶器展现出全新的造型与纹饰风格。如其中一件带有“猪鼻”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色泽深灰黑如夜，一只鼻子自陶胎中缓缓隆起，上方的弧形纹像舒展的眉骨，又像张开的羽翼，一场古文明的梦境由此展开。

马家窑人为何如此擅长制陶？在寺洼遗址内部，考古工作者发现多个制陶区，并在其中发掘出大量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已经掌握成熟彩陶制作工艺的马家窑先民可能已形成专业化的陶工群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

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持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郭志委说，相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马家窑文化可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立于历史的峰峦回首，那一抹抹绚烂不仅仅只属于这片土地，更如古老的符号在时光中呢喃，与世界文明的回声相应和。在彩陶文化同样繁荣的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址、中亚的安诺文化遗址，甚至黑海沿岸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址，都出土过与马家窑彩陶风格相似的器物。

这是贸易往来所致？抑或是平行演化的巧合？目前尚无定论，但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在丝绸之路尚未开辟的时代，可能存在一条更为古老的“彩陶之路”，让欧亚大

陆的先民们以陶器为媒，彼此交流。

不断追问

距今5000年前后，是早期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家窑文化，就像一抹霞光，照亮了这片区域的历史，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更加完整。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显、宗教色彩浓厚的东部考古学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在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显，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程度同样较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马家窑文化考古发现中目前最为重要的，不仅揭示着马家窑文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文化向外拓展的动因提供重要线索。

韩建业介绍，马家窑文化在我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以甘青等地为主体，向南向西远距离影响到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奠定着我国

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基础。“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在提醒我们，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关键原因。”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随着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逐渐兴起，彩陶愈发精美，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彩陶文化却开始沉寂。这种反差意味着什么？是文化上的演化时差，还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四川盆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的陶土成分竟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是人口的迁移，还是商贸的往来？抑或跨越千里的文明交汇？持续的考古工作仍在追问。”

目前，寺洼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家期待在未来的发掘中还能发现更多马家窑文化的居住区、墓葬区等，让中华文明的血肉更加丰满。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能离答案更近一步，对文明源头的探寻更深一步。

（新华社兰州3月20日电）

文明探源

办理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尊敬的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云星钱隆学府2、5号楼已进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程序，请各位业主携带身份证、契税发票等相关办证材料及办证费用，前往云星钱隆学府营销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办理时间：2025年3月22日上午9:00-下午4:00

本次不动产权证书是统一审批办理，请各位业主及时将资料提交，超过上述时间提交的，请业主携带以上资料到云星钱隆学府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因业主原因，造成不能如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或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咨询电话：0772-3716809

广西互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1日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半山类型陶器。（新华社发）